

國朝文類

四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即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大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道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又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矣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庖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懼怯傾辭不慮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其長曰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繼又無

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備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懷憐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搏節謹惜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

合其徒數萬凌轅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閏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廬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辦庶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益未嘗一日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畧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善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咲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從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官天楨次適真定醫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

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

而昌審審舒舒何行弗戚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亨額頤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肅從執以書執害其人極義扶除天子德音元戎徃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和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駁駁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辯斯辯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文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雷公夢炎固已爲

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擢苟進隱廬州里生徒受學者常有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不肆介而不捐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從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瀾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叅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正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間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歲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

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祀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塋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不聞欲

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燾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幸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

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畱公夢災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荅畱尚書愧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漂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

根據不見涯涘居具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生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尔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趣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

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撥拾偏駁欺世之
忤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
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
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
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
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
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
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
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
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
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
分纖折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貞平直曲盡其體
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
爲絕廷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
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
符拜千戶總海運於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

夏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
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
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
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於
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
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
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爲保義郎
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
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
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
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繫子之功功餘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
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
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簪
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
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暉作賦千百言上之

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叅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者常數十人無所遇獨瞰見知時宰人人羨道瞰矣一夕瞰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曰兄姑雷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廼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瞰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為次第其語云瞰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瞰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瞰明其幼孫女二人其婿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墓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按有饒兮醴有尊不少延兮誰怨樂茲丘兮勿護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滇遂為滇人曾祖考諱世燮氏有土嘗領布慶考諱

連龍職天兵南指以其象內屬址張氏君軀幹魁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田大使增糧萬石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定遠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祿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霑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州判官四年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憲囚多所平反在縣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戶百五十有一五年遷同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明年改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戶田有隱金穀連懸省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蠲徼人稱其平延祐二年省議昆明壯縣再除為尹明年改宜良縣飛階承事郎嵩明有獄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德府為美縣尹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於滇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事建昌麗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步金沙江渡瀘水感瘴疾殆與歸二年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母從焚俗語畢而逝年六十有二越八日葬昆明普陀之西岡三要皆張氏子

男十人曰明沅江路提管府照磨曰昇仁德路儒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忠府學生曰益監稅曰某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皆適右族孫男若干人既墓諸孤俾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地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十七年朝廷置省憲以控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以侔也然其人如勞深靡落相倚爲習懷懷喜爭尚有禮義所不能盡化者萬里走書爲其先求不朽計如王氏子者能幾人哉予嘗庶部徵南蓋悉其爲人方以變俗爲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爲南人勸庶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

維南有滇限印焚皇風遠被爲樂國生斯牧斯揚乃職半刺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爲息獄犴有冤我爲直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統號孔蕃殖喪母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荒阻重譯西岡之麓即藏室永垂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彝之母也世爲浚都鄆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兄諱鼓由

地官屬出主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雖鍾愛於其親而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事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紃之工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能有成慈睦仁粹族姻苾之夫人有子二人長即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史治書甫卅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穎悟可令蚤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爲大都儒學錄大都四方髦俊輻湊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交薦于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告服浹月即拜今官使者及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侍夫人榮養爲辭夫人曰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乎今國家命汝爲臺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其速行毋以我養爲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計至徒御不戒號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馬祖常曰彝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日卒將以七月三日附墓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墓里

人杜愚爲之狀矣請吾友爲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爲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俱盡幸而爲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爲女而能賢爲婦而能孝爲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爲銘義不讓廼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塔封湯沐賦安定畝煒其輝光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履于福少也稚弱王節閨房歸于夫家組紉含章教子俎豆不繫于遷弗雕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施居其孜孜廼成治書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實克昌克實亦既多淑善後無疑譬彼種桂我稼則穫且庠錢鑄湏泉出山紆流相西鬱鬱栢松蒼蔚之隣允矣安定幽官是域夫人柎之協其龜食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大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盧陵范君元亨其強敏之才廉平之節風動千里人

不畏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一詣門恐涸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匪子京師則君沒十年矣乃錄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爲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爲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爲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錄事攝綬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擇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給之性性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田芭芭幼弱其弟田仁襲其官儻其業而奴畜芭芭長愬于有司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帥怒目左右梓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乃止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君往必死君竟往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芭在武岡民張氏歎胡氏寡弱占其產倪萬戶脅

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在綏寧王永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永明伏辜諸囑饑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卹之諸囑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方疑所捕二猫嚙牛耳鳴號于庭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遠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凡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及大用以沒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塋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之子肇開爲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霓女一銘曰此輩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巍巍兮

曹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曹氏子一漢旣沒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塋有時奉行述乞銘於歐陽玄

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執不願有辭於永世也弟一漢實曹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序而銘之曹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子似俞蚤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生天曆三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三能又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遇宗族鄉里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辭意廉潔趣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業精熟尋執摯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拔並舍大木似翁簷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逾月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

存嗚呼一漢賁佳子弟矣乎銘曰

麟之不角麋不如殞匿之不輪駘不如暇奪其有
據無與之為齋隳其垂成無生之為寧坎而深樹
而糝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五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燧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
蓋本樂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
為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
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與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
慨至大己酉燧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
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
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丈席者嘗數
百人礪石所資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
不於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
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
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
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
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
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
冠齊邀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
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
高薦名于朝勅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聲歎

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歷於爲監爲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吏徵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爲先蚤作晏休誨誘諄諄發蒙䟽疑立懦尅剛各因其才矯拂於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卽升監丞再丞太常

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摺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䟽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爲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祗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爲以盡弭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妻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塋府城東南崔丘里爲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

東菴類藁十五卷故江西廩訪使趙東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爲憾嗚呼夫旣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以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爲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脩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于定敦教祁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躋滿秩而招入爲冑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爲帝耳目言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

操几枚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賁賁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趙燧燧自河內劉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賁賁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爲師屬非其道嚮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

裕廟東宮公爲講鄭伯克段于鄆已講而出

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權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合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捕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隣婦力明其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倒刺沙以己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爲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

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牆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數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楹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輝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予

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露然先生成法也為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以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縑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備車過衛不可畱不得身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投淚擲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軍馬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遂其幣曰吾無荅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湏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順樂堂號順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

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教況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故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廉一匪善廉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速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義盛賢日延有方其跌有刻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姚燧

至大庚戌鄒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玉使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於受不借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而責償罪沒產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蓋鄒王之考初尚主

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為置守冢數十戶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

進爵爲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祠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君不可辭矧有大此者懷之爲州

憲宗大封同姓初國

世祖于秦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

順宗旣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懷寧以王

今聖時方撫軍于北

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

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當宜

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不必言矣辛以大德乙

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不置

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

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

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

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

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

爲娶元氏子季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爲

君方惟懷爲州河之陽實爲三聖淵龍鄉其間下

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鱗翔況復有孫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維蔚州蜚孤趙氏系不可遠本繇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璿珪將萬夫戍蜚孤後遷刺蠡州璿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 睿宗承制監易州番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 憲廟世

世祖方淵龍收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西行都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刑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漕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撫司後邢易爲順德升州爲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失